



百日孝子

「阿母，阿母……」

倚佇水床邊仔，我的 tsa 囡、後生新婦攏哭甲足傷心，我銚起來行去個的身軀邊叫個莫哭，毋過個蓋成攏無聽見。

我是按怎，身軀哪會輕 lán-gáng？會記得透早我欲去買菜，才出門無佻久就予一臺車搥著，一个 tsa 人兇兇狂狂對車頂 phiann-- 落來，共我攏咧一直喝：「歐巴桑，你有按怎無？歐巴桑……」看我無應，伊越頭問邊仔彼个查埔人：「今，欲按怎？」著啦！就是自彼陣開始我感覺家己輕 lán-gáng，tsa 人共我攏咧一直歎，閣共彼个查埔人講：「叫袂精神呢！緊啦，緊敲『119』，叫救護車啦！」我看彼个查埔人抑手機仔的手嘛是一直掣。

圍倚來的人愈來愈濟，毋過我攏毋捌，一直到我看著阮後頭彼个親情尾仔純妹，就共叫，siáng 知影伊連看 to 無做伊騎過去，哪會按呢？哎！莫怪啦，阮庄跤人一向較厚謹損，這種車厄毋是啥物好代誌，有歲的人較袂遐好玄。

等欲成半點鐘，救護車才來，彼个共我搥著的 tsa 人留佇遐等警察，綴「我」上車的是彼个查埔人。「Inn-onn-inn-onn……」，車駛過阮兜，我有看著阮彼个「老番」佇園咧薙草，「Inn-onn-inn-onn……」夭壽喔，駛遐緊，連予我去共伊交代一聲嘛無通 (bô-thang)。

救護車駛到病院，護士佻醫生攏倚過來，個將軟床揀落來，醫生吩咐邊仔的護士講：「先急救，『密司陳』你先處理後擴遐的空喙，順繼看有紮證件無…請問，你敢是患者的家屬？」一陣人共我扶起扶落，彼个查埔人面仔青恂恂一直幌頭講伊毋知。我倚佇邊仔看個咧無聞，下面彼个「我」血是活活滴。過了毋知佻久，空喙嘛處理到一个坎站矣，護士行去共彼个查埔人講：「警察敢連絡著家屬矣？個的家屬若無來，阮是無法度做繼落來的檢查喔。」

查埔人手機仔拄掛掉，聽著護士按呢講，就應講：「有啦，警察有連絡著個厝的人矣，小等咧會過來。」

閣等一下久……「來矣！來矣！」我看著我彼个尪仔困青磅白磅從入來急診室，護士共搵去櫃臺邊，那講那提一堆單仔予伊簽。

「明仔，阿母佇遮啦，明仔…」我佇邊仔一直喝。

單仔簽煞，阮明仔也無看我，煞一直攬病床頂彼个「我」那哭閣那講：「阿母，阿母，你愛較振作的 --neh！」

白蒼蒼的眠床，白蒼蒼的壁，倒佇眠床頂懸的「我」面嘛是白蒼蒼。護士用一塊苴布苴佇我的後擴，無一下久血又閣 甲紅絳絳。阮困簽名了後，護士共我揀入去一間房間，閣叫阮明仔共個鬥相共，將我盤過彼條親像 khong-pé-á 的病床，搵好勢了後就叫伊出去外口等。電一下揀落，khong-pé-á 共我揀入去圓輾輾親像磅空的鐵桶仔內，機器一下仔楚正并，一下仔閣楚倒并，看甲我頭會楞，規氣行出去，看著明仔咧哭，就行倚伊的身軀邊叫伊莫吼。

人講「老母疼尪困」是一點仔都無毋著，自細漢這隻就真歹育飼，生伊的時陣，兩個大漢的攏會行會走矣，因為營養無夠抵抗力糲，定定流鼻流膏。我頭上仔是查某的，予阮大姆仔笑預顛，毋過隔轉年就拚著一个後生矣，第三的就是這隻。叫是講豬尾仔會食較有奶，結果食欲到四個月奶水就束起來，殘殘去買「子母牌愛美斯」來泡予食，予阮大姆仔供體講：「有奶毋予因仔食，是留欲予大隻的款 --nih？」

向時人咧做親情，媒人婆仔講查埔的彼并無序大矣，阮娘是歡喜甲強欲著跋。看相片閣不止仔緣投，對頭看了後就嫁過來個兜。等到嫁入來才知影扞家的是大伊 15 歲的兄哥。自我嫁入來，大姆仔就親像是阮大家，阮翁仔某做暝做日所趁嘛是有通食三頓 niā，轉去投予阮娘聽，伊叫我愛忍耐，閣講翁婿遮骨力，閣忍一下，無定著等因仔生落來就會使俗大伯仔個講分食的代誌。

※ ※ ※

倒佇遐據在人反來反去，翁了共「我」揀出來的時阮明仔已經哭甲目調腫歪歪。是講我倚佇邊仔遐久，個蓋成攏無人看會著我？一个生做嬌嬌的護士提一本簿仔對病床頂彼个我的心肝窟仔揀落，那揀閣那講：「歐巴桑，你有聽著我咧講話無？你若有聽著就共我出一下仔聲咧！」

「阿母，你有聽著無？阿母，聽著你就共人應一下……」

「有啦，我有聽著！」我佇邊仔喝，毋過無人聽有我的聲。按呢連繼擲三擺，我小可仔有 ti 覺著疼，毋過目睷皮襖袂開嘛無法度喝出予個聽會著的聲。

閣過一下久，穿青色手術服的醫生來矣，提護士拄才予伊的記錄簿，閣影彼臺一直嗶嗶叫的機臺，繼落來 phián 我的目睷皮，用手電仔炤咧炤咧講：「目睷仁小可仔有反應，毋過嘛是閣佇昏迷的狀態。體溫 34 度，收縮壓才 80 是有較低…。」伊越頭共阮明仔講：「恁老母的『斷層掃描』出來矣，看起來硬腦膜有嚴重的出血，目前的昏迷指數是 3，恁敢有想欲予伊開刀？若欲，阮會使隨安排。」

「開刀了後，就會精神？」

「老實講，毋是真樂觀，但是上無閣有 10% 的機率…」看著阮明仔目頭結結，醫生親像欲安慰伊隨閣講：「其實，有當時仔嘛會有奇蹟出現啦。」

「救活起來，敢有可能變做植物人？」

「這我毋敢保證，恁會當俗厝裡的人參詳看覓，這陣咱閣觀察一下，若是性命現象穩定，恁講欲開阮才來安排。」

「阿母，欲按怎？你叫我欲按怎？」個提一張粉紅仔色的病危通知予阮明仔簽，簽了就共我揀入去加護病房。加護病房內底毋是插管的就是欲死盪幌的，看著真艱苦，我規氣趕出來看阮明仔咧創啥。繼落來干焦看著伊一直咧敲電話，可能咧聯絡個大兄佻大姊的款。我這三个困仔，自來大漢 tsa 佻佻這隻較峇，我和「老番」tsīng 少年冤到老，攏是這兩個咧佻我。

阮大漢佻較才情，進前嘛是佻阮做伙蹕，毋過佇阮大漢孫欲讀國中的時個就搬出去矣。我嘛體諒個無搬出去蹕袂使得，厝裡隔間無夠，叫個大人困仔五个一間，是有較狹。

明仔佇個兄哥搬出去了後嘛綴人去啥物「免電」的所在娶一个講是華僑的 tsa 困仔，干焦手續辦欲規年，問規晡才知影講原來個國家佻咱無邦交，tsa 困仔著愛先去泰國蹕，才閣叫人去個「免電」辦手續。寄二十幾萬過去矣，煞連一个影跡嘛無看著。阮這隻做代誌自來就攏家己做家己著，無欲聽人喙。有一擺，我擋袂牢問伊講：「阿恁結婚的手續是辦甲按怎矣？人咧報講娶越南的毋免兩個月，二十萬開開咧就隨會當娶轉來，哪會這個『免電的』遮歹辦？」

話就猶未講煞，就隨予伊嘮倒轉來：「啊某是我咧娶的，你是綴人咧著急啥？人仲介的講辦甲差不多矣啦，我做代誌你放心好無？」

諱，就是予伊辦我毋才袂放心！錢該人趁就愛予人趁，平平娶某，就準講相親的是又閣按怎？我佻「老番」敢毋是相對看了後就嫁過來矣。我瘁响袂忍得嗽就共唸講：「這陣人攏娶越南的，是按怎你的確著愛娶這個『免電』的？」Siáng知伊共我應講：「我有答應欲娶伊來臺灣，我袂使對人無信用啦！」

啥？當時仔就是伊去走船的時熟似的查某喔，啊船歇港是歇佻久？哪有法度就奔著娣仔閣答應欲 kang 娶？哎！因仔大漢矣，毋是咱會講得的，隨在伊啦！攏怪我傷過頭倖這個因仔，伊佻我講話一向攏無大無細，佇這個厝干焦伊較知影我的輕重，較會共我褒掌。若是阮彼箍大漢的就無啊 nooh，誠共我唸，看我食飯配豆乳就嚇(hánn)我血壓懸袂當食；看我食隔頓的物配就講無鮮硬欲共倒掉。其實遐的物配我攏嘛有燻(thng)過，討債人的物毋才按呢！

落尾明仔有娶著彼个「免電」的某，不而過我佻阮「老番」是仙看嘛無佻意，毋知影明仔是目睷去予蚵仔肉糊著 nih！彼个 tsa 人細 ka 漢仔閣瘦卑巴，不管時就一个面清清，講是華僑煞連咱的話都聽無，嫁入來無幾工，我就聽著個兩翁某莛仔咧相冤。阮明仔學煮食，錢是袂預顛趁，不而過袂儉，自出社會到今毋捌交甲一仙五銀轉來，若欲做頭路閣會翻過頭來共阮借。毋借--伊，講阮袂信用伊，若借--伊，是親像石頭擲入溪水，免想欲討會轉來。

這個「鹹水的」毋知是躑袂合是--無？嫁入來無兩個月就吵欲轉去，規工激一个面腔，問伊也袂應。我捌偷問明仔個某是咧花啥？才知影講欲討薪水。

「啥？啥物薪水？伊是嫁入來呢，都毋是咱倩--的，有啥物薪水？恁兩個翁仔某躑佇厝是用公--的，食公--的，作一个穡著愛薪水喔？嘛較差不多咧！干焦欲娶伊入門，阮就開欲五、六十萬矣呢，伊閣敢欲討薪水？」彼擺我真正足受氣，我閣警告伊：「這款話你上好毋通予恁『老番』知，若無伊彼種火焮仔性，隨共恁趕出去。」

真正家門不幸啦！彼个查某真正足花--的，寢頭仔相罵閣會閃--阮，繼落來連閃都袂，佇園裡、豬牢嘛咧相冤。一擺番甲傷過頭，予阮明仔搨喙顛，彼暗就張毋食飯，身軀洗洗咧，跂踏車騎出去就無看見人。第二工嘛無去園裡鬥作穡，佇外口舞甲欲過晝才轉來，誰知講綴伊尻川後入來的煞是遮的管區的，當時仔講伊也知影欲去報官，講欲告阮因共拍。莫怪人講敢過鹹水的攏毋是軟洪的跂數，可能後壁有人教的款。我嫁予阮「老番」五十幾年，猶未分食的時若和阮大姆仔相冤，就予伊拍兼慙，哪敢共人投？就

是遐爾歹癖性，毋才共叫「老番」，雖罔食老性地有較改，毋過叫牢咧矣，喙煞改袂過來。今，這個「鹹水的」閣會曉報官，我看，阮明仔是無遐好食暍矣。

坐佇明仔的邊仔，我看這個困人範都袂稔，是按恁感情路遮爾坎坷？35歲的時去熟似一个才18歲的幼齒的，毋過個老母嫌阮明仔無儉錢，就鼓舞伊去走船，船若佇臺灣歇港，tsa 囡仔較遠嘛從去，逐擺見面就是欲捏錢，結果才行一年船tsa 囡仔就變心矣，舞甲阮明仔強欲起痛，規氣落船討趁。阮庄跤所在頭路歹揣，轉來陸地趁無通家已開，所擺四年後伊又閣去走船，「免電的」就是這個時陣來交著的。

這個「免電的」蹓一年了後講欲轉去探親，繼落來就毋轉來矣。對這層婚姻阮明仔嘛看破矣，阮做序大的嘛無愛看個佇遐吵家拈計，卸世眾毋才按呢！阮大漢新婦秀萍仔嫁過來遮濟冬，工課做無中(ting) 我的意，我的面才捋(luah) 落來，伊隨知影輕重。佻阮蹓十幾年，我講東伊毋敢往西，人做老師是智識份子呢，猶原遵守三從四德，佇我面頭前哪敢假痛？

既然看破矣，嘛是愛處理予好勢。聽人講愛先去辦失蹤，若無伊佇外口若烏白來，嘛愛算佇阮的頭殼頂，姑不而將去法院申告失蹤，講按呢一年後就會使辦離緣，是有較費氣淡薄仔，毋過我甘願啦！這個新婦遮歹扭搨，人講「新的無來，毋知舊的好寶惜」真正無毋著！嘛是阮親家 教啦，秀萍仔個後頭真好額，叔仔伯仔攏是有頭有面的人，嫁阮志雄仔這個做「烏手」的，實在是有較委屈。



我遮行遐行，病院內底的人嘛是實攪攪，嘛有看著真濟佻我全款的「人」佇遮楚來楚去，阮若空氣，遐的「有影」的人看袂著阮。

來矣！來矣！我看著阮 tsa 囡麗華來矣。

「阿母這陣按恁？」麗華仔衝衝碰碰對外口從入來，看著明仔就問。

個倚佇急診室外口講話，看著麗華來我就加真放心，伊較會曉拍算，自來厝裡大細項代誌我攏會揣伊參詳。我這個 tsa 囡真 giám-ngē，我上信任伊，一寡仔定期單仔攏園伊遐，伊做囡仔的時就綴阮食真濟苦。一直到生這隻豬尾仔，阮後頭才致覺著若無緊分食，凡勢阮翁仔某會空手庠魚。因為阮老爸有聽著風聲，講大伯仔毋但興跋閣將田地提去設定提錢借個舅仔。啥物苦我攏會當忍受，毋過阮這三个囡仔會大 --neh，若無緊分食，另日仔啥物 to 無，毋就去做乞食？

落尾有講欲分啦，不而過半滴都無留予阮。大伯仔講伊佢「老番」是全母各爸，是個娘守寡了後佢人鬥才生的雜種仔，所擺李家的田園無伊的額。

「毋過阿娘以早捌允我講會留一塊地予我起厝通衙，你毋是有佇伊的面頭前答應伊，這陣哪會當反悔？」

「阿娘破病遐久，欲看先生、欲拆藥仔、欲食補，錢對佢來？地早就提去胎權矣，是欲留予你啥？」大伯仔酒沓沓仔，看起來是彼種「人肉鹹鹹」的形。我是毋甘阮翁遮老實，既然按呢，阮嘛無想欲閣共個翁仔某做戇工，參詳了，老番講：「阿兄，既然按呢，無，阮翁仔某出來去拚看有食無？天地遐大，我毋信會餓死！」

「是啦，肯做牛免驚無犁通拖，一枝草一點露，共你娶某矣，你有才調成一個家，就有才調立業。若欲分食，看你欠啥，厝有的做你提去，免閣開錢買。」看大伯仔講甲遐聳勢，我是誠怨感，值錢的田地攏予個攔 (ânn) 去，欲分食竟然叫阮提缺隙的破碗、破鼎？

哎，一人一款命啦！食遐濟苦，敢毋是向望予因仔一個較好的環境？我和「老番」赤手空拳，一間破草厝仔罔跔，佳哉阮娘共我鬥大隻的，予我會當綴「老番」做豆腐賣錢換三頓。做豆腐賭的豆腐頭無人欲捏，就去掠四、五隻豬母轉來飼，阮客人定講「人窮莫斷豬」我相信天無絕人之路才著。嘛是天公伯仔鬥保庇啦，豆腐賣十外年，豬母嘛一水生過一水，賣豬仔較好趁過賣豆腐，落尾規氣規心落去 (lueh) 飼豬。

話若欲講透機，是目屎就辦袂離喔，食遐濟苦，誠無簡單拚甲這陣才有通蓄地起厝，個兩個大漢的攏艱苦有著，國中畢業就去蹻工場，高職嘛攏半工半讀。個較會曉想，便若領著月給就趕緊寄錢轉來，志雄仔交一萬，麗華交五千，逐個月佢兩陣會仔，生活改善真濟。

啊，阮大漢的載「老番」來矣！護士通報醫生了後，醫生隨過來問：「恁敢有想欲予病人做破腦手術？阮會先共清血角，較免予伊的大腦受傷 siunn 久失去功能。」

志雄仔問：「風險性咧？」

「任何手術攏嘛有風險，若欲救，干焦賭這步 …」

「救啦！一個阿母 niā。」麗華仔哭甲目箍腫歪歪。

「毋過精神的機率才 10% ，嘛無一定好會離，到時啥人欲顧？」明仔無啥耐性的形。

「看 siáng 有閒就 siáng 顧啊，無娶新婦欲創啥？」麗華仔越頭看志雄仔。

「秀萍仔愛上班，是欲按怎顧？」

「Ka 上彼毋成班，不如辭辭咧轉來顧阿母！」麗華仔講話一向是利劍劍。

看個強欲起冤家，「老番」開喙講：「才倩人顧啦，這錢我來出。」

「毋是錢的問題啦，是有值得救無？拚甲遮嚴重，若腦破落救起來變植物人，毋但伊艱苦，咱活的人嘛艱苦，你是無看著咱厝邊彼个…」志雄仔那講目箍那紅。

欲救、毋救個攏有理由，醫生看個佇遐 huē 袂直，就講：「恁閣參詳看覓，若決定欲開，阮隨時來排刀。」

「是啦，阿兄講了無毋著啦，自拚著到 tsín，阿母攏無精神，伊是真惜肉的人，若勉強救起來愛復健，siáng 欲顧？隨人有工課欲按怎抽退？」

「恁的意思是莫救？」麗華仔聽著志明仔個兩兄弟仔按呢講，煞起大聲。

我佇邊仔看個咧摵撼我的生死，想著就真艱苦。是講，個若欲予我活，閻羅王嘛無一定欲放我煞；個若毋救，嘛袂使講個無情。這條路是逐个攏愛行的，我這陣連倚近家己的「身軀」to 無法得，若會使家己決定，我哪著予個佇遐歹裁決？規氣冗早來去閻君遐報到較著。

櫃枱的電話噠起來，護士將話筒仔擡起來聽，無佻久伊共醫生講：「沈醫師，拄才揀入去的患者，這陣性命現象無啥穩定，血壓嘛一直降，加護病房的王醫師講是毋是請家屬準備一下，這陣救護車閣有一臺，若欲轉去 kuè-khui 閣會赴。」

聽著護士按呢講，麗華仔隨吼出來，志雄仔較鎮靜，隨交代志明仔去聯絡葬儀社，閣吩咐個大姊愛會記得開死亡證明、納錢了綴救護車載「我」轉去。

「啊你欲去佗？」麗華仔問志雄。

「我先載阿爸去警察局做筆錄，彼个起事的 tsa 人閣佇遐等。」

這個時陣我看著「老番」愣愣佇遐流目屎。佇加護病房內底，8：52分醫生宣布我死亡，佇陽世食 72 冬 tah-tah。



我的身軀雖周倒佇水床遐，毋過我的魂魄會使自由行踏，既然個無人看會著我，若按呢，我就欲看個按怎共我安排後事。阮新婦真正有共我的交代記牢咧，我捌共伊講若走的時欲穿彼領我拜佛的時定穿的海青，這陣伊佇房間遐揣遐搜，無疑悟煞予志明仔個娣仔玉花先佇豬牢遐揣著。哪會遮靈精？我敢捌共伊講我的海青園佇遐？

若講著這個尪仔困感情路實在真坎坷，拖兩、三年了後，真無簡單佻彼个「鹹水的」離婚，閣誠才調喔，連鞭去交著一个剃頭婆仔，伊 to 畏人唸，規氣搬去佻彼个 tsa 人同居，害阮翁仔某佇庄裡見笑甲頭就 tann 袂起來！伊 to 冊五矣，「老番」連講嘛無想欲講伊，在來伊對這個困就蓋感心，疼新婦比困閣較疼。

這個玉花，是明仔食人頭路的時熟似的，佻彼个剃頭婆仔無全人。To 毋知欠阮明仔的債 --nih，若黏黏咧糊牢牢，聽講嘛上冊矣，看起來目調是目調、喙是喙，粉閣袂頂顛糊，所擺無剃頭婆仔遐臭老。不而過阮明仔無愛伊的款，阮看玉花仔遐綿爛共纏，嘛叫伊規氣 kang 娶娶咧，哪會知講阮明仔就是袂癮共娶！落尾明仔開火鍋店的時伊來門扞，我才知影為啥物伊毋 kang 娶。

彼工我佇店外口咧掃地，聽著玉花仔共秀萍仔講：「嫂仔，我佻明仔就翁仔某行矣，恁嘛替我共姆仔、伯仔鬥講咧！」

「阮大家官真開明啦，若小叔講欲娶，個袂反對啦！」

「我嘛真苦惱啊，叫伊搬出來，伊攏無愛！厝我攏揣便便矣，伊嘛是甘願欲佻彼个剃頭婆仔躑，閣講個只是厝主佻厝跤的關係 niā。店遐無閒，逐工下班毋轉去歇暍，閣佻彼个剃頭婆仔去跋笏，我仙講就袂聽，我是驚伊錢予人拐去…」

啥？原來明仔定哼無錢，就是攏走去跋笏喔！這箍毋成困！是講 to 猶未娶咧，就管甲遮緼，莫怪阮明仔袂癮共娶。毋過阮明仔嘛真有本事啦，共這兩個 tsa 人安搭甲真好，

個三个若甘願做一家，無分大細嘛真好啊！恁毋通講我自私，感情代是隨人甘願的，豬欠狗債，阮做序大的敢就有講話的餘地？

這陣靈堂擺裝置四序，我親手提去洗閣交代欲放大的相片 佇神主牌仔後壁，雙片邊仔有兩瓶鮮花，中央排四果俗清茶。「老番」叫個兩個查埔的守暗暝，tsa 团俗新婦才守日時，個擺真認份，逐工叫起、叫暝、照三頓共我孝飯，人來拈香 to 也知通共我會一下，遐的孫若有閒就鬥拗蓮花金，看起來我嘛是真好命！毋過第三工透早，就予個吵吵醒。

「這飯應該是新婦拜的，你去無閒你的！」

秀萍仔一向 to 真溫純咧，哪會遐爾歹聲嗽？

「我是看你咧掃地無閒，毋才捧飯欲叫姆仔食早頓！」玉花仔激一个苦旦面。

「彼工我佇內底無閒，大娘姑替我孝飯就予人講話矣，這陣你是欲害我〔予人〕罵 --nih？」秀萍仔面清清那點香那講。

「我，我，我真正好心予雷嘎 --neh！」玉花仔一个面紅紀紀，越頭看覷佇竹椅仔咧補眠的志明仔：「你是死人 --nih，攏袂替我講話！」

「我叫是啥物代誌咧，嫂仔愛拜就予伊去拜，你咧俗人鬥啥物鬧熱？」志明仔那哈唏那伸勻，看玉花仔佇遐張，規个人 tsuan 精神起來。

「看我〔予人〕欺負，你哪攏激恬恬？無彩我綴你守靈守規暝！」玉花仔真委屈的款，那講目屎那津 -- 落來。

聽個佇遐 hue 規晷，才知影原來阮志雄仔守頂半暝，翻點才換志明仔守。結果玉花仔嘛綴阮志明仔咧守靈，伊叫是按呢就是志明仔承認伊佇李家的地位，所擺好貓管百家，連孝飯的工課也搶咧做，莫怪予秀萍仔 hat。

照理講，有人欲共我孝飯，我就愛偷笑矣，毋過秀萍仔是紙頭有名阮李家娶入來的新婦，今這個玉花仔是紅目猴有仔俗人咧鬥啥鬧熱？

檢察官來驗過屍身，確定我是車厄意外死亡了後，「老番」個才會當看日印訃音。第五工食早頓的時，秀萍仔提拉印好的訃音問「老番」講：「阿爸，訃音印 50 張敢有夠？」

「有啦，毋免逐个齊發，厝邊和親情彼并就央人去報喪，上班愛請假的毋才會用著訃音，50 張就好。欸，這幾工呔會攏無看著玉花仔？」

「我哪會知？彼早仔和我相爭孝飯，塗跤擲甲全薰屎、桌頂潑甲攏香焮也毋知通款，見做攏做表面工課。」秀萍那拭灶臺那投彼工的代誌予「老番」聽。

「哎！三八假賢慧啦，莫插伊。等咧毋是有倩師父欲來唸經？」

「Hènn，你敢欲來鬥唸？」

「老番」講：「字母捌我啦，恁唸就好。」繼落閣問秀萍：「你遐閣有錢無？我農會的錢無啥夠，你若有方便就先納，後手恁娘的口座清清咧才還你。」

這個「老番」一向攏真信任秀萍，以早買豬仔無錢嘛會共伊 lui，秀萍嘛真阿沙力，可能就是按呢才會得人疼。麗華若轉來後頭厝，攏會食醋講秀萍仔較成「老番」的查某团。

「阿爸，媽的後事辦辦咧，厝賭你一个，阮實在是袂放心，你敢有想欲來佮阮做伙蹕？」

「恁的好意我知啦，不而過都市我蹕袂慣勢，予我想看覓咧，到時才講！」共喙裡的薰柳化，「老番」按呢共秀萍應。

九點，秀萍看師父共車駛入來停佇埕，就交代佇邊仔拗蓮花金的囡仔：「阿翔，法師來矣，你去叫爸爸佮阿叔來拜懺唸經予阿媽聽。」

法師咧準備通鼓、引磬俗啣魚的時，我遐的囡兒序細嘛攏齊到，玉花仔綴志明仔尻川後。趁志雄仔咧點香的時，秀萍看客廳攏無人就共玉花講：「這陣客廳無人你先去遐顧，若有人來拈香，你才共阮叫一聲。」

「啥？」玉花聽秀萍仔按呢講目睷煞展大蕊，一个面膨獅獅，皮包仔揸咧，掣咧做伊出去。

「予伊拜哪有要緊？唸經拜懺的功德真大，任何人攏會使來拜啊。」香分子秀萍仔的時，麗華仔按呢共伊講。

「大廳無人，若是予貓仔、狗仔走入來欲按怎？」

秀萍仔一句話就共麗華仔揸甲無話通應。

《水懺》做規工，雨嘛落規工。下晡四點才誦經煞，葬儀社的人準備欲入木。入木的儀式有「乞水」、「生辭」俗「乞手尾錢」。我遐的囡兒序細攏齊轉來圍佇我的棺材邊。葬儀社的阿雀仔是阮叔伯阿姊阿珠妹的新婦，予家己人趁，一向是我的主張。我看著家己穿海青是遐爾莊嚴，白死殺的面畫粧畫甲誠嬌，不而過胭脂傷紅我無啥會慣勢。

「『乞水』是表示序大的病疼已經洗離離，本底是愛用會流的溪水，不而過這陣留溪水無方便，咱就用水道水來代替。」阿雀仔提面布佇我的身軀那講那比：「這馬共你洗頭，予囡孫仔食甲老老老；共你洗面，予囡孫仔有頭有面；共你洗喙，予囡孫仔萬年富貴；目睷洗金金，囡孫仔人人會發金；共你洗手，囡孫仔萬年自由；規身軀洗透透，囡孫仔攏有孝；自頭洗甲尾，囡孫仔人人有家伙。」伊便若唸一句好話，遐的序細就佇邊仔喝：「有喔！」

「繼落來的『生辭』，恁遮的後生新婦攏愛過來共序大飼一喙飯，一喙菜佻一甌水，代表感謝伊老大人的晟養之恩。」伊才講煞，我看著秀萍仔佻麗華仔攏目屎含目墘，哎！算我無白疼 -- 個。

「『乞手尾錢』是予恁遮的序細攏會使得著保庇，錢『百日』內袂使開掉，另日仔若欲做生理才提來做錢母，序大會保庇恁生錢仔囡、趁錢仔孫。」講煞阿雀仔共彼工我去買菜提的錢袋仔交予麗華去分，我看個每一個人攏有提著錢，雖罔才百外箍，毋過希望個會記得，另日仔拍拚做生理，我一定會保庇 -- 個。

將棺材蓋嵌咧，入木的儀式就算完成矣。生是一種禮，死嘛是一種禮，打桶了倒佇內底的我已經無感覺矣，我有看著佛祖的光佇遐等欲引我，毋過我閣想欲看個辦我的後事咧，佛祖慈悲，請閣小等咧，予我看煞才來綴恁去好無？

「秀萍仔，你準備一个紅通好包予玉花仔，明仔載你愛穿麻帶孝，無聞到地驚共伊落勾。」食飯的時「老番」按呢交代秀萍仔。

「毋過伊定當做家己是李--家的人，無定著伊嘛欲來穿麻帶孝咧！紅包子伊伊敢欲收？」聽會出秀萍仔咧副洗玉花。

「管吹伊欲收毋收！紙頭無名，紙尾無份，喙講講咧就好喔！鬥--的就是鬥--的，毋較認份咧，伊若毋提準拄煞。」「老番」那講酒那提起來。

伊自少年就淋到老，我嘛無向望伊會為我傷心甲將酒改掉。伊會淋，攏愛怪阮大伯仔。拄嫁伊的時，便若食暗，個兩兄弟仔就共酒甌仔提出來，我若加講幾句仔，就換我食甗。大伯仔講：「查埔人淋酒，tsa人是咧插啥喙！清仔，阿兄共你講，冊無讀無要緊，社會學一定愛學，啊若社會學上要緊的有兩步，第一步就是淋酒，俗人交陪欲哪會當無淋酒？第二步就是『九歸』，共伊記起來，做生理才袂予人食宋盼，知無？」結果咧，酒淋牢咧嘛是躉牛一个；九歸記牢嘛無效，人攏用計算機咧算數。是講伊攏佇暗時淋，淋了bâng-bâng就去睏，日時的工課嘛毋捌延著，我就隨在伊。

「我等咧才來去換一寡仔零星的紙票，紅包毋知愛準備幾個hònn？」

「個中平舅點主、駛車--的、收禮--的可能愛袂少包，你問麗華看覓咧。」

「拚著媽的彼个tsa人有提三萬箍的白包來，敢欲收？」

「先共下咧，到時便看。恁娘在生捌講過，講萬一若發生意外，毋通刁難艱苦人，這個tsa人佇菜市仔咧賣食的，看起來嘛無好過，我看莫予賠，你看按怎？」

我叫是「老番」淋甲變酒恹矣咧，無想著伊閣真正有共我的話聽入去。

「好啊，你講按怎就按怎。」

「人伊嘛蓋誠意，逐工來拈香，既然個的保險公司會全部負責，咱就莫刁難伊。恁娘在生上軟心，伊可能家己有預感，若無吹會無代無誌按呢交代？」

人講：睏破三領蓆，掠君心肝掠袂著。嫁「老番」五十幾冬矣，伊這幾句話講甲上中我的意，聽伊按呢講我死目嘛甘願瞞矣。



我毋知影我的告別式會辦甲遮爾奢颯，「老番」真正足甘開，志雄仔個兩兄弟嘛毋知佗來的交際，立法委員、縣長、縣議員、鄉長、代表的輓聯吊甲滿滿是，花箍、罐頭塔規排，閣倩國樂團來伴奏，真正有夠氣派。我真歡喜，我欲綴佛祖來去彼个西方極樂世界矣，世間的煩惱攏佻我無底代，原來「死」是遮爾好的代誌，看個咧哭，我已經袂遐傷心矣，這條路早慢攏著行，「老番」你就愛家己照顧家己，遐的序細的確會有孝你。告別式辦煞去火葬場，個共我的後事辦甲遮完滿，我會當放心綴佛祖行矣。

叫是魚魚咧我就無代誌，無想著我的三條魂，其中一條囡佇神主牌仔裡。頭旬做了是二旬，阮新婦來菜堂共我拜，我予伊吵甲袂睏得。聽伊的話意是咧投阮志明仔烏白花，定囉 (lō) 欲分錢。遐的錢我攏寄麗華仔遐敢毋是？欲分就去分，予「老番」處理就好，我 to 做仙矣，欲按怎拍派個人間咧用的錢？

三旬是 tsa 囡旬，阮 tsa 囡麗華仔倩法師來共我唸《阿彌陀經》，毋管啥物經我攏真愛聽，這嘛是當初我堅持骨焮欲囡菜堂的原因。第四旬換志明仔佻玉花仔來共我拜，足久無看著彼个剃頭婆仔矣，毋知扯矣 sim？這擺換志明仔投講個兄哥喪事辦辦咧就共老爸擲予伊，這陣攏伊咧煮三頓予「老番」食，連工課 to 無法度做。玉花仔是共我拜託，託夢予志明仔看會使予伊下決心佇「百日」內娶 -- 伊 -- 無。諄！我都做仙矣，閣愛插遮的俗事喔？

第五旬換阮新婦來，伊咧上班閣愛請假來拜拜，嘛算真有心。本底我閣眠眠，毋過聽著伊的話我 tsuan 精神起來，因為伊講：「媽，你佇天頂有看著無？你遐的定期單個攏辦遺產過戶矣，毋過小叔講遐的錢是伊去走船寄你欲還阿爸的，是你共錢暗 -- 起來，哪會著？你以早毋是定共我講小叔自出社會就毋捌交甲半角銀轉來厝，伊這陣硬死諍講彼是伊的錢，按呢阮欲按怎做？」

啥！這箍天壽仔竟然含血霧天？這欲哪會著？遐的錢是我賣豬 核仔、年仔節仔 tsa 囡新婦予我的紅包儉起來的呢！也無想講平常時仔我毋甘食、毋甘穿，粒粒積積才有遐的私奇，伊竟然賴講是我共伊暗 -- 的？這，這，我若無來去共伊教示一下欲哪會使？

「媽，我替你共教示好無？你在生定共我講『長嫂如母』，我實在是看袂落去，伊是你上疼的囡，你若答應我替你共教示，就共我允一个梧咧。」講煞秀萍仔將柴梧仔擲

對塗跣，伊欲替我洗清冤屈，我當然愛允伊象栝。

想袂到，我上疼的困竟然遮爾毋成人，真正足傷我的心！

第六旬恰第七旬是麗華仔恰志明仔做伙來拜的，這陣個咧講啥我攏無愛聽矣，我做仙是做仙矣，毋過新魂嘛有真濟愛學的規矩，既然這箍天壽兒遮爾不當 (put-tóng)，我嘛看破矣，欲食胡蠅家己毋欲，閣佇遐烏白生言造語！

七旬做了等「百日」，我佇遮愈蹣愈慣勢，阮新婦有閒嘛是會遐的孫來予我看，伊若來就會加減講最近發生的代誌。新婦共我講伊揣著證據會當證明我的清白，閣講「老番」準備欲佇「百日」的時開家庭會議，看車禍的賠償金恰這筆手尾錢欲按怎分配。我攏無要緊啦，若會當共我加燒一寡仔往生錢做所費，按呢就會當烏西遐的班頭，予我請假轉來看個按怎分遐的手尾錢。

※ ※ ※

「百日」矣，透早秀萍仔就款六項素齋恰四果去菜堂共我拜拜，雖罔神主牌仔佇遮，毋過我真緊就揣著轉去的路。這條路我在生的時行甲無愛行矣，兩片的樹仔猶是遐青翠，阿平哥園裡的雞卵花嘛當咧開，不而過我無暇 (bô-khà) 通欣賞。轉來到厝四界巡巡咧，看著阮「老番」佇園裡薈草，伊那薈草目屎那流，陰陽相隔，我無法度叫伊著堅強，事實上嫁伊遐爾久，我罕得看伊流目屎，遮的序細一定予伊足感心。

九點，逐家攏齊轉來矣，看著秀萍仔提一堆數簿恰單據，麗華仔煞大聲嚷：「你，你用這種漚步來拆破阮姊弟仔的感情，你這個查某哪會遮歹心？」

「這是證據，我只是欲證明，小叔猶未去走船的時，媽就有遮濟定期單，鬥鬥咧兩百萬，若毋是媽彼年定期單仔無交予阮報稅，我欲哪會有國稅局寄來的補稅單咧？遮，隨條仔隨條，恁攏聽好對看覓！」

都毋是干焦我拈拾咧，恁共看阮秀萍仔真有心，連十幾年前〔予人〕補稅的單仔都閣留咧。

「阮兜無人遐現實啦！Siáng 會隨條仔記數閣留這種單仔？敢講我交錢予阿母也著愛寫單據喔？」志明仔有麗華通侷，講話不止仔大聲。

「歹勢 --neh，媽捌講過，你頭擺走船的錢攏予彼个幼齒的拐了了，第二擺走船無夠一年，你趁的錢還負債就無夠矣，是有佻濟通寄予媽？你叫是死人袂講話，就會使誣賴伊喔？」秀萍仔足歹面腔，毋過伊猶真講理，啊若我彼个 tsa 囡麗華仔就毋是矣，伊氣怱怱 uì 椅仔跳起來，用指 tsáinn 指秀萍仔講：「你啦，你叫是我毋知你咧數想啥喔！阿爸若講欲分財產，逐擺就攏你咧擋，siáng 講 tsa 囡袂當分財產？我佇法律上是有份的，憑啥物你講我袂使分？」麗華仔那嚷面那紅。

老番聽袂落去，出聲講：「好矣！好矣！較細聲咧！為著錢按呢吵家拈計，欲笑破人的喙是無？是我毋予你分的啦，你是無聽人講：『查埔的得田園，tsa 囡得嫁粧』nih？是我佻恁娘主意，田地查埔的有額，tsa 囡無份的啦！」

「我反對啦！tsa 囡嘛是囡，阿姊艱苦有著，是按怎袂使分田園？橫直無論現金抑是田地，一律做三份分較公平啦！」志明仔幫个大姊贊聲。

志明仔毋是錢蓋乏，是按怎閣欲佻个大姊？分做三份伊的額就愈少，伊敢遐戇毋知通算？我看著玉花仔佇邊仔楚來楚去，想欲偷聽个咧 huē 啥的款。其實，佇遮上無資格講分財產的就是志明仔，閣較戇的嘛看會出來，志明仔咧利用个大姊，驚無人佻伊，田佻厝地會予个兄哥承較濟去，所擺掠麗華仔佻伊一 tànn 鬥出氣。

坐佇遐攏恬恬的志雄仔，真歹面腔 hat 个小弟：「你定講欲分，若無請問咧，你憑啥物佻人分？大姊艱苦有著無人反對，啊你咧？恁大嫂講你攏無交錢轉來敢有毋著？阿母若無影敢會共伊講，伊上疼你，無代無誌敢會枉屈你？」

「你佻阿嫂是全一國的無資格講我，阿嫂講白賊，憑啥物叫大姊相信伊？」

「是喔，毋知啥人講白賊啦！我佇媽的靈前有跋栝，伊叫我共你教示，我這馬就是欲掠你的白賊筋啦！」秀萍仔今仔日真 leh-táu，完全毋是一向的溫純。

「好啊，你叫阿母來共我講啊！恁做恁轉去高雄，老爸擲咧予我飼，閣講咧佻有孝？為著阿爸我敢有通去做生理？」

「老番」袂堪得看个佇遐挈就開喙講：「恁嫂仔講的敢有毋著？志明仔，你有交錢轉來無，相信家己心內有數。我嘛相信恁嫂仔講的，彼張補稅單就是證據。恁娘自來就真揜私奇，顛倒是恁遮的少年的，欲食好就較骨力趁咧，志明仔你毋免為著我共工課放咧，我家己會行會走，欲食啥我家己會處理。你生理毋做，毋通揣揣遐濟藉口。這陣我規氣共恁唱明 -- 的，我閣予恁三个一人 100 萬，這是賣恁娘的命得來的錢，賭落來的手

尾我欲留咧養老，等甲我袂振袂動才換來食恁，欲分財產的就愛輪鬪飼我，按呢恁有意見無？若無，今仔日的會議就到遮煞。」

「阿爸，你哪會遐聽秀萍仔的話啦，伊是用符仔水予你淋 --nih？」麗華仔真要意「老番」無重視伊。

「恁毋通叫是我老矣就恹恹，我有目睷通看咧！」老番目頭結結，一直幌頭。

俊明仔佇邊仔催個大姊：「好矣啦，你緊共口座寫予大 -- 的，錢緊轉入來予我較要緊啦！」

麗華那寫喙那唸：「咱先明品喔，你愛先還進前彼條數，恁姊夫咧唸矣，講你借遐久攏無還，換阮欲吊鼎矣。」我佇邊仔看著志明仔咧奸臣仔笑。

這就是我上疼的困？是伊本性就按呢，抑是我走了後伊才變 siàng？

家門不幸喔！以早阮老爸過身，為著一句：「有志氣的 tsa 困無佻人貪嫁粧」我提印仔頓拋棄，全部的田地攏過予阮叔伯小弟，若無彼陣由我繼承阮阿爸的財產敢有毋著？會記得彼陣「老番」嘛有講：「咱無法度措人的烘爐耳，就莫得人的田園，你都嫁出來矣，彼田地閣有共業咧，予恁叔伯小弟去繼承較規氣，較免予人笑咱毋知見笑佻人相爭。」就是活甲遐清白，若無我後頭就攏無人矣，叔伯小弟哪會遐有情專工對臺北轉來共我點主？我一世人清清白白，想袂到竟然予家己上疼的尪困賴講是賊，真正有夠冤枉！

「百日」niā，孝子一百日，錢提著矣，這箍天壽仔明仔載敢閣會揸早頓來予個老爸食？是講「老番」上無嘛閣有食著這箍天壽仔揸來的早頓，我是連一頓嘛無通孝。哎！飼困義務，不孝應該啦！看破矣啦，我欲轉來去做我的仙矣，俗事不插 (put-tshap) 目睷無看較規氣！



作者感言

林美麗 臺語教師

每一個寫作的人，攏向望佇文壇有一个位通待。會當因為著獎倚佇臺仔頂予人看著，是我上大的光榮。

寫作是遐爾寂寞，毋過會當用爸母話講出心內的悲、苦、喜、樂，用文字畫一幅世間風俗圖（浮世繪）予心靈得著飽足，是我甘願繼續行佇臺文這條暗甦路的原因。書寫是一種療癒，浸沈佇文字的世界予我袂記得自身的病苦，所擺這枝筆欲一直寫，電腦的齒盤欲一直共拍，一直到我無法度寫為止。

感謝行佇臺文路的先行者，有恁的拍拚俗掖子，臺語文學才會當佇遮開花結子。